张嘉佳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人”，他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所有人心动的故事》狂销200万册，刘同《谁的青春不迷茫》连续两年占据畅销书榜，销量过百万……近来，拥有诸多跨界身份的“大冰”又连续两本书热销数十万。曾经喧嚣一时的励志书似乎被温暖的故事书所取代

暖书为何畅行于世？

叶雷　小章

作家、电视主持人、民谣歌手、背包客、高校导师、酒吧掌柜、油画画师、手鼓艺人、皮匠银匠、黄金左脸、禅宗弟子……昵称“大冰”的“80后”焉冰，居然有如此之多的跨界身份。更传奇的是，他横空出世，就成为畅销书作家——其处女作《他们最幸福》，畅销80多万册；第二本书《乖，摸摸头》，上市后在各大网站都取得了销售第一的成绩，12天就卖了10多万册。“不要那么孤独，请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尽管很多人不能像大冰一样“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流浪”，还是忍不住一路读下去。

《乖，摸摸头》延续《他们最幸福》的风格，讲述了流浪人生中的12个真实故事。这些故事并没有巧妙、扣人心弦的情节，语言也几乎没有文采可言。故事里的人，可能是你永远都无法结交的人，故事里的事，可能也是你永远都无法去体会的生活。就是这样一本书，居然就再一次畅销了。

和大冰走类似路线的还有张晓晗、荞麦、滕洋、大鹏、黄昱宁、那可、陈谌，最突出的就是张嘉佳，他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居然畅销200万册。这些书，不再鼓励人们急不可耐地追求事业的成功，而是请读者慢下来，旅行、变换生活方式，细细体会生活中安静的美和微小而真实的温柔和幸福，爱自己，爱他人，爱万物。豆瓣的专栏女作家苏辛，将这类情感治愈系的图书命名为“暖书”。

为什么暖书畅行于世？为什么曾经盛行一时的励志书突然被温暖的故事书所取代？

网络和多元的力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多元丰富的生活，而暖书作者往往都是多重身份，写作不是他们的主业，多元跨界的身份

给了他们看待世界的不同角度。正因如此，他们的书中往往能产生“哲理”佳句，如《乖，摸摸头》中的“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陌生的倾听者”、“你我迤逦人世间，每个人都需要被善意地摸摸头”、“走得再远也不要忘记回家的路”。佳句迎合了人们的碎片化阅读，向往作者丰富的生活而不得，书就成了一种寄托。

而暖书作者又往往是互联网上的红人。随着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网络对图书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所有人心动的故事》原来只是张嘉佳发在网上、红极一时的睡前故事。大冰在新浪微博的粉丝就超过58万，《乖，摸摸头》在上市前，被拆分成微博段子，得到广泛传播，积累了很高的人气，上市之后又与粉丝进行大量互动，如“留言并转发微博，送绝版民谣CD +‘乖，摸摸头’定制戒指”、评选“你最中意其中的哪个故事？”、举办“百城百校畅聊会”等，“粉丝”经济发酵，一上市就迅速登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又带来了“滚雪球”效应。

回归内心再出发

喧嚣的都市生活，在五光十色和丰富的物质生活之外，还带给人们精神孤寂。激烈竞争的社会、飞速改变的世界，让人无所适从，需要心灵的温暖。

凤凰网特约评论员石勇认为，一方面，作为社会重要力量的白领阶层已放弃通过消费和物质来建构自我，而是追求提升自己的生活进入一个静态，重新调整自己跟自己、跟他人、跟世界的关系，打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氛围的变化，白领阶层的心态由过去的高歌猛进、意气风发转为一种疲惫、焦虑和无力感，只好停下来，心理上撤退到自己内心、自己的个人生活里，然后再从内心出发，尝试发现过去来不及体验、探索的东西。

而暖书也应运而生。如大冰的《乖，摸摸头》选取的故事——疯狂的爱情和极致的浪漫、你我不曾尝试却跃跃欲试的逃离、无畏的行走和孤身的寻找……动人中弥漫着淡淡的忧伤，这些真实故事；而故事散发在对当下价值观有形无声的抗议中，给心怀希望的人们以温暖和光芒，大冰反复强调“不要怕受伤，不能因为之前的伤害而恐慌、不敢爱”、“善良是一种天赋，善意是一份选择”、“不论你晴朗或是阴霾，低谷期还是巅峰期，愿你永远被这个世间的善意所护持”。

和你一起

洞察人心而不苛责，穿越苦难而不声

张。暖书的作者因为经历过世事，所以内心温润柔和，叙事平淡如水。最重要的是，暖书不再居高临下地指点迷津，或者将“成功”作为唯一价值取向，用高大上的事例让读者血脉贲张、努力克服自我，去争取难以实现的成功；而是和读者一同共度人生的苦，再一起重新发现生活中真实的美和暖。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像朋友一样的关系。它体恤你正在承受的一切，仿若温泉，开解现代社会中疲惫的心灵，让人痛快流泪，相信爱、信任、勇气，这些好东西都不会消失，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文暖书香，给读者带来内心的暖意。

对于每个人来说，生活都不会完美，而且很多时刻可能还非常艰难，但暖书告诉你，只要你有心，依然可以把这些日子过得非常诗意。

我们都渴望简单率性自由的生活，都有一颗诗意而浪漫的心，希望“修行在自己的江湖里，恣意地生长”。从青春的无畏奋斗到孤独寻找内心的方向，从欲扬先抑的成长到向死而生的坦然，暖书是一种姿态，一种心态，一种慰藉，一种善意，你我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摸摸头”，也都需要摸一摸他人的头。暖书，依然是正能量。

二爷的书

黄茨娅

二爷是解放前出生的，曾在广东某县当教师。他算得上是个书呆子，相伴终身未婚又是聋子的他，只有一屋子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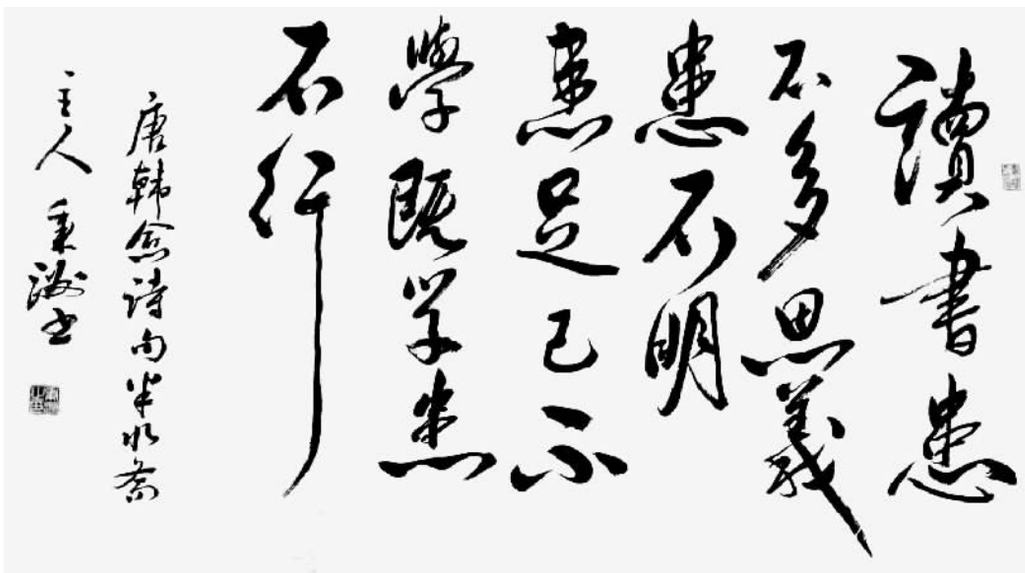
第一次走进他那简陋的一室一厅，我用纸笔写上：来借书的。二爷领会了，立刻手一指靠墙的书柜说，你自己找吧！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借书生涯。每次只借一本，过一个月来还。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就是从他那儿借阅的。

二爷家里关于曾国藩的书最多，整齐的一排在书柜的上方，我还以为他是个曾国藩迷，其实不然，二爷最爱读的是中国古代名著《红楼梦》，曾几何时，他的一些红楼梦研究文章见于全国各大报刊。《红楼梦》他就收藏了三个版本，最原始的那套看上去很陈旧，但二爷依旧惜它如花。

我读鲁迅先生的一些集子，也是从二爷那儿借阅的，因为书读得多，我常常有一些写作的冲动，可投出去大多是石沉大海。心灰意懒的时候，我问二爷，阅读与写作如何兼容？二爷又在纸上写出，如果你深爱着阅读，就得有一股死死地抱住笔杆子不放的精神，坚持下去，水滴石穿。原来如此，读写莫问前头事，书似贵人高指点。

2005年冬天，二爷病重大限将至，我去看望了他，最后的纸上交流是：我走后，我的书你拿走一半，剩下的一半给我弟弟。两个月后，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我去二爷的住处取书，和二爷的表弟平分了这些旧书。骑车驮着编织袋一共来回两次，才把喜欢的旧书拿回来，只觉得每一本书都是沉甸甸的。

花了两天的时间，恭恭敬敬地整理了二爷送给我的旧书，整理好了，时不时地翻阅这些旧书，分明感受到了这些旧书里的一种人间温情，比如说旧版的《红楼梦》《水浒传》，虽然看起来很旧，岁月过去了这么多年，一个酷爱读书的老教师，居然把它们保存得如此完好。不管怎样，我也要像他一样，将这些旧书好好地保存和流传下去。传承旧书与文明，也是在传承着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和灵魂。



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
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
——唐·韩愈《劝学诗》　**程秉洲书**

书法家简介　程秉洲，1962年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政府部门处长、中储粮总公司综合部部长，现任资产管理部部长。

他自幼爱好文学，出版过诗集、散文集。尤其爱好书法，临习碑帖。从初中起临颜、柳、欧、赵、二王、苏、黄、米、蔡等名碑帖，有功底、有悟性，又十分勤奋，擅长行书、行草书。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国家机关分会会员。

唯思史观与中国梦

长期以来，人们对工业革命后人类仍可持续增长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后，中国经济的纵深发展也成为了专家、百姓关注的焦点。

围绕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以及人类智能创造突飞猛进的现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张跃经十多年研究后发现，人类之所以能从自然万物中脱颖而出，是因为拥有无比强大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即思想力——当人类将思想力作用于外部世界时，自然世界被人类部分地改变、建立起人工界。这一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思想力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力量，是人类社会最为宝贵的财富。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作为唯物史观补充的唯思史观（智创史观）：人类思想结晶依次展开：思想、文化、道德、观念是第一层次；法律、制度、政策次之；科技发明、管理方法又次之。而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及财富的增加，不过是上述三个层次思想成果依次作用的结果。人类不仅交换物质产品，也交换思想产品。交换行为提高了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思想市场越发达，社会成员的思想创造力就越能被充分激发，就越有可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和物质产品。

《唯思史观》在《中国当代艺术2013》上发表后，引起了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关注。1月31日，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协办的“‘中国梦’的实现与唯思史观”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专家们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厘清缠绕在中国经济思想领域中模糊思维方法的时候了。经济思想清晰化，有利于加快落实“中国梦”的践行步伐。（正　庚）

摄影大赛启动『我与中华古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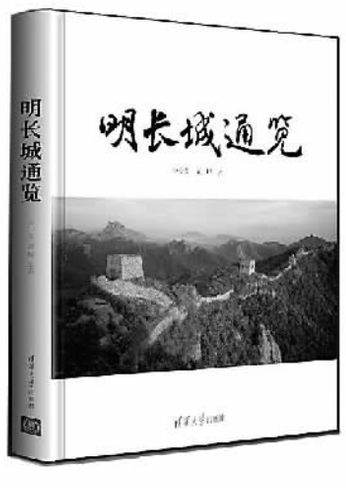
古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为了让古籍保护从小众走向大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每年都举办活动进行推广。去年与《光明日报》联合征文，近日又与中国图书馆学会共同启动2015年“我与中华古籍”摄影大赛及优秀作品巡展，面向图书馆系统员工、摄影爱好者和关注古籍保护的大众征集富于艺术性的摄影作品，借古籍和人的关系展示传统典籍文化，实现古籍与流行文化的完美结合。投稿时间截至3月23日，获奖结果于5月左右揭晓，6-12月将进行全国巡展。（张倩竹）

为中国樱花正本清源

由中国樱花产业协会执行主席、有“中国樱花王子”之称的何宗儒先生主编，为中国樱花正本清源的权威著作《盛世赏樱攻略》近日发售。这是一本领略樱花之美的实用攻略，也是国内第一本客观、全面和真实介绍中国樱花历史、文化、现状与发展前景的实用性科普读物。樱花不仅花态美丽，具有较高的观赏和文化价值，同时，它对于旅游经济的拉动，对于园林景观的应用以及对于食用和药用价值的衍生产品开发等，都有很好的前景和空间。（刘泰山）

《明长城通览》首发

《明长城通览》（清华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由著名摄影家李少文和梁嵘所著，作者历时30多年查找和收集有关长城的资料，全程实地采访、考察和拍摄了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所有明长城以及辽东和青海边墙，对明长城做了全面、连贯和详实的介绍，本书包含1000多幅长城图片和地图，图文并茂，是一本集大成的明长城专著。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游览、拍摄或研究博大精深、风景壮丽的万里长城。（天　史）



朱熹错在哪儿？

卢国斌

我这辈子离哲学近的时候，大都离地平线比较远，比如在山顶仰望星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乔斯坦·贾德早就在《苏菲的世界》中说过，世界就像只兔子，每个人都是寄生其上的跳蚤，普通人活得混沌、不明白，那是因为他们总是舍不得离开温暖舒适的兔子皮，而哲学家跳蚤总是尽量往兔毛尖上爬，那里虽然风吹雨淋且难得温饱，却能让他们看清世界这只兔子。

那看清世界了又怎样呢？人不是照样还要吃喝拉撒睡，一顿不吃饿得慌。要是想到这一步，就能理解大哲们的分歧所在了。和主张遁世的佛道两家相比，儒家的可爱之处在于，它就像一个温厚的长者，虽然看破了人世的短暂虚无，也看不惯人性的龌龊丑恶，却始终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热忱，固执而充满真诚地投身其中。正如王阳明所说：“若上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儒家始终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在反对避世，奔走济世。

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儒学在经历了早期的困顿之后，迅速被统治者看上。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元皇庆二年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本，儒学在步步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同时，渐渐失去了孔孟的智慧、洒脱、真诚，变得颟顸、刻板、虚伪。

后世的学者们纷纷祭出“儒学改革”大旗，对庸俗政治化的儒学进行口诛笔伐。其间，挨骂最多的就是朱熹。

平心而论，朱熹所创的南宋理学对于儒学的发扬和传播确实作用不小，然而，“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清颜元语）的声讨也非空穴来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不少观点纯属个人阐发，随意性的字句并不少见，有些甚至明显偏离了四书的原旨，以至沦为后世笑柄。

台湾大学哲学教授傅佩荣的新作《朱熹错了》（东方出版社2013年11月），以一种相对平和的姿态，对朱注四书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评价。本书并没有像朱熹那样，为了追求全面注解而落入“大而全”却漏洞百出的窠臼，而是以一篇篇短小精悍、考据严谨的小文，像薄如蝉翼的外科手术刀一样，游刃有余地精密解剖、切除病灶。

傅佩荣在书中用了看似笨拙，实则严密可靠的“以经解经”的方式进行考据。更重要的是，他把握住了儒家“真诚”的学术本源，把他擅长的西方哲学方法论中的逻辑推断引入儒学考证，初步形成了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书中不仅对著名的“朝闻夕死”、“克己复礼”、“曾点言志”等广泛争议的四书细节提出有创见的解读，更不讳引用庄子，甚至圣经典故进行适当佐证，这让全书读来流畅自然，充满活泼的审美趣味，毫无艰涩之感。

傅佩荣是近年来活跃于两岸三地的著名学者，其师从方东美的出身和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的学术背景，让他当仁不让地拥有了学贯中西的美誉。傅佩荣曾著述及翻译多本哲学著作，笔耕、演讲不辍，语言风格严谨之余不失洒脱生动，有时甚至是嬉笑怒骂。是真名士自风流。